成为一个市民

啊，蜡烛，眼花缭乱地蜉蝣向你飞去，扑味一声，烧了起来，竟还要说：“让我们为这火矩视福！”

——波德莱尔《恶之花》

这座城市，从来都不是上天的思赐，没有莱因河、多淄河从中穿过，也没有附近的维苏威山依傍，它的存在，全然是我们一众苏联人民一砖一瓦缔造的结晶。

虽说如此，我对这座城市没有过多的感情。毕竟这块士地上因为煤矿而生的“人工城市”并非少数，枯燥的天空、酷热的煤矿、列宁的塑像，这不是我参与建造的第一座城市，也不会是这块士地上最后一座这样的城市。每天在矿上工作，晚上与工友喝点伏特加，时间仿佛不是线性向前，而是永恒轮回的，每日列车运送着相同的黑色矿石驶向着无关的远方、供给着素不相识的人。

一阵白光，一声巨响，终久不息的蓝色火焰，天空上落下了灰色的“雪”，所有的宁静都被打破了。人们站在不远处的铁路桥上，呼吸着这些新鲜的灰色颗粒，有人高呼着：“核电站4号机组好像爆炸了！”所有人，包括我，第一反应都是：“不可能！”

第二天在矿上，我被来自几乎每一个工友的低语包围，“你看到那个消防员了吗？手都烧烂了．．．．”、“真理报上说可能辐射量就1800伦琴，也不算也严重”、“真理报上要有真理也不叫这个名了”、“说军队要来接管了……”虚虚实实的消息之外，我能看到的是一个个消防员被救护车拉走，一个个居民皮肤开始溃烂，眼睛灼烧似的疼。

“大家伙停下会！地面上有人叫咱们集合”，领队一声吼，压过了风机马达的嘶声。上了地面，西装革履的一位“先生”已经在直升机旁等待多时。一开口，“我是煤炭部长，我现在命令你们前往核电站4号机组救险！”居高临下的语调与他的新西装一样光鲜，与他代表的黑色的煤矿绝缘。见工人们沉默，他又说到：“这是国家的决定，毕竟‘一方有难，八方驰援’嘛，共产主义的发展需要你们，苏维埃需要你们.......”

又是一阵沉默。贪腐的政府、特权的官员、糟糕的经济，苏维埃这个名词已经对他们来说丧失了号召力，况且去那里的人十个有九个是被救护车抬出来的。为了这位部长的几件新西装而卖自己的命，不需要列宁格勒大学的毕业证也看得出不值得。部长脸上的肌肉越来越紧绷，嘴像两根拉到弹性限度弹簧，想发表些什么却紧绷的说不出来。终于，他绷不住了，笔挺的西装也弯了下去，近乎崩溃地说：“这群王八蛋！上午苏共中央开会，说昨天1800伦琴的报道是因为当时仪器量程就这么大，这会还在那里争这个事件是否是‘重大核事故’呢。毕竟是世界第一大社会主义强国，国际上他们还要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。核电站正是优越性体现之一，现在炸了、好了，西方媒体等着这个热点呢。实话跟你们讲，瑞士的实验室已经观测到当地的辐射尘埃了...”

“现在4号机组下方的钢板限制着一池子高温核废料，但按这个速率不出一个月就要被烧穿了，届时废料泄露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想请你们下去挖一条隧道，然后加装一个热交换器，不为了戈尔巴乔夫，为了苏联人民，求求你了……”良久寂静。终于，领队上前用满是灰尘的手拍了拍部长的肩膀，“让你工人爷爷再救你一次吧！”工友依次效仿，到我这里部长光鲜的西装已然满是黑手印，我低声说：“你现在像煤炭部长多了.......”，用力拍了他的后背两下。

“口罩，拿着！”卫兵递过来了一块简陋的纺布，“有用吗？”我问。“也许有用......”“要有用也不会留给我们这些工人了......”地下燥热异常，风机因为辐射无法工作，不知是谁先脱下了上衣，一群赤裸着臂膀的人在能让盖格计数器打出Vivacissimo的环境下舞蹈。一锤、一锤下去，我感觉我与这个城市逐渐融为一体，不是和它高大的列宁像，而是与它简陋的棚屋，潮湿而宽广的地下，真正地合二为一。

这个政府也许很糟糕，但不影响我们热爱可爱的苏关人民，不影响我们热爱人民组成的这座城。这座城病了，人民却没有病。在此之后，这座城每一年都会对戈尔也乔夫的支持少一分，对人权自由的支持多一分，只可惜太多的市民，都被永久地封禁在这座水泥棺之中了。

这座城是切尔诺贝利，也不是切尔诺贝利。